

# 海外汉语濒危方言\*

陈晓锦 郑蕾

**[摘要]** 汉语方言是全世界华人共同拥有的非物质文化财富,本国汉语有濒危方言,海外汉语也有濒危方言。假如按照国内目前界定濒危方言的标准,所有的海外汉语方言就都应该笼统地列入濒危的行列,因为哪怕是华人社区的强势汉语方言,生存的环境都十分艰难,使用的人数在居住国也都处于绝对少数。文章根据海外华人社区的现状,将海外汉语濒危方言分为五个等级,说明五个级别濒危的程度依次递增,第一级相对轻,第五级程度最重。文章呼吁关注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因为海外汉语方言积淀了华人华侨的海外移民史,积淀了华人华侨的海外发展史,积淀了华人华侨的集体记忆和智慧,既是汉语言和方言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华人华侨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关键词]** 海外 濒危 方言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1-0155-04

## 一、海外濒危汉语方言

“濒危”一词指迫近、靠近、接近危险境地,而“濒危方言”则是指濒临消亡的方言。

关于国内的濒危汉语方言,近年来多有学者关注。目前,“语言消失是人类文明和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保持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保持生物多样性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sup>〔1〕</sup>这已是语言学界的共识。<sup>〔2〕</sup>国内濒危方言的研究也有了进步,濒危方言研讨会的多次召开,就是一大表现。然而,汉语方言是全世界华人共同拥有的非物质文化财富。汉语方言不仅流行在中国大陆,也在海外华人社区广泛流行。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华人的足迹,也有华人带自祖籍地的汉语方言。那么,海外有濒危汉语方言吗?答案是:有。海外不仅有濒危方言,还有已经死亡了的汉语方言,存在超过两百年历史的南非开普敦华人社区的客家方言和粤方言广府话,及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社区的客家方言和粤方言广府话,不就都已经消亡了吗?

假如按照国内目前界定濒危方言的标准,所有的海外汉语方言就都应该笼统地列入濒危的行列,因为哪怕是华人社区的强势汉语方言,生存的环境都十分艰难,使用的人数在居住国也都是处于绝对少数的。例如老挝,潮州话是华人社区中通行的唯一汉语方言,但老挝只有约两万华人,不要说有很多老挝华人已经不会讲潮州话,两万人口也无法相比于老挝全国的五百万总人口。<sup>〔3〕</sup>就是新加坡那样的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由于官方语言不是汉语方言,政府在华社中积极倡导使用华语,汉语方言的处境也一年不如一年。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07BYY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晓锦,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郑蕾,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在读硕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632)。

从地点小方言的角度来看，海外汉语濒危方言是渐变型的，华人社区大方言中的地点方言往往消亡以至丢失小地点的特点，向方言代表点大方言靠拢。例如东南亚的“潮州话”就是一个归一的概念，没有国内广东本土潮州、汕头、潮阳、揭阳、普宁、汕尾等等的差异；美洲等地华人社区的粤方言内部也不再细分四邑、广府的差异。从整个方言的角度来看，则是突变型的，在总体上处于弱势的汉语方言通常只是华社中的老年人或者部分老年人使用，中年人少用，青少年基本不用，岌岌可危。近年来在海外华人社区，只有粤方言在某些国家仍处于上升的状态，与国内粤方言目前的状况相合。

造成海外濒危方言的原因很明显：长期脱离祖籍地本土母体方言，处于居住国强大的主流、非主流语言的层层包围之中，汉语方言的流播缺乏支撑的氛围和土壤，家庭和社区之外的交际用语不是汉语方言，学校的教学用语不是汉语方言，文字和方言完全脱节，海外不少会说一些汉语方言或者华语的华人都是不识汉字的，汉语方言没有书面语和书面文献，等等，都是致命的原因。语言和方言是需要使用者维护的，可是除了与逐渐衰老的长辈沟通，年轻一代看不到学习和使用方言的用处，看不到维护方言的前途，于是，放弃就成了不二的选择。

## 二、海外濒危汉语方言的分级

说海外汉语方言是濒危方言，当然是相对于其所生存的国家的官方、非官方语言来说的，也是相对于海外汉语方言国内的母体方言而言的。倘若从使用的人数、流通的情况等方面从细分别濒危的程度，海外汉语方言内部也能够再分成几个等级。

1. 一级。在一国华人社区中使用的人数最多，是社区内不论祖籍地为中国何处的华人理念上（不能排除有的有此认识的华人本身并不会讲这种方言）公认的通用语，也是社区内不论祖籍地为中国何处的大多数华人，尤其是中老年华人共同使用的方言。例如，美国纽约和三藩市唐人街的粤语，<sup>[4]</sup>加拿大温哥华和多伦多唐人街的粤语，越南胡志明市的粤语，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粤语；泰国的潮州话，柬埔寨的潮州话；印度尼西亚的福建闽南话，菲律宾的福建闽南话。这些海外汉语方言在各自所在国家华人社区内都是使用人口最多的，不仅祖籍地为这些方言区的华人使用，祖籍地是别的方言区的华人也使用。

我们知道，国内外粤方言的强势，既有中国穗港澳粤语区经济强盛的缘故，也有粤方言文化的影响，汉语方言中，粤方言拥有最多方言字，丰富的方言字为丰富的方言文化奠定了基础，除了粤剧、曲艺、相声、小品，粤语还有风靡全世界华人圈的歌曲、电视剧、电影，粤方言文化支撑、帮助了粤方言的流播。在美国，因为唐人街的用语是粤方言，故长期以来甚至在普通美国人中造成了中国只有官话（Mandarin）和粤语（Cantonese）这两种话的认识。马来西亚的粤语其实不只在吉隆坡华社流行，在巴生和怡保等地也流行。调查表明，粤语在马来西亚已有超越使用人数最多的福建闽南话的势头。菲律宾福建闽南话，泰国和柬埔寨的潮州话的使用人口，都各占所在国华人的80%以上，这三种方言是三国不论祖籍地，所有华人的通用语。印度尼西亚福建闽南籍的华人占的比例虽然没有这么多，但福建闽南话也是位居华社第一的大方言，是该国华人普遍使用的方言。约占文莱全国人口30%的华人，社区中的主要汉语方言，尤其是在其首都斯里巴加湾市，是福建小金门的闽南话。

之所以将这样的方言归入“濒危”之列，不仅仅因为她们的使用人口与所在国的人口无法相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缺乏后续使用者。这些方言的强势是相对于更弱势的方言而言的。这些如今在各自的社区中排第一的方言，其实使用者主要是中老年人，青少年基本少说或不说，他们往往更愿意选择学习、使用居住国的官方用语、世界通用的英语，或在世界范围内正呈上升态势的华语。而且，这类方言的一些变化也是明显的，美国唐人街的汉语方言就已经从原来的粤语台山话渐变为粤语广府话。只不过，方言的大系属暂未变化而已。

2. 二级。不是一国华人社区内最强的方言，但还在祖籍地为同一方言区的华人中，尤其是同一方言区的中老年华人中流通。例如，越南胡志明市的潮州话，马来西亚的客家话，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山口洋的客家话。

位居越南胡志明市华人社区第一的汉语方言是粤方言，祖籍地为广东潮汕方言区的华人约占该地华人人口的30%，除了越南语，潮籍华人很多会讲粤语，潮州话虽不被华社共用，但状况尚可。笔者曾亲见新春期间，潮州会馆一连组织了七晚的潮剧汇演，潮籍人士扶老携幼（当然，孩子们纯粹只是去凑热闹）赴会。

马来西亚的客家话主要散布在东马的沙捞越、沙巴，西马的玻璃市、吉打、吉兰丹、檳城、吡叻、彭亨、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和柔佛州等地的小城镇、城镇周边的地区或农村，比较分散，地位排在福建话和广东话之后，但客家话仍在客籍人士中流通。<sup>[9]</sup>

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区的强势汉语方言是福建闽南话。印尼加里曼丹山口洋地区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广东揭西等地，尽管他们绝大部分不识汉字，但他们说印尼话、福建话，有的会说一点华语，他们也还一直遵循“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客家古训，年轻人也较好地保留了他们的先辈带自祖籍地的客方言。

3. 三级。只在一国华人社区的少数老年人里流通的方言。例如，老挝潮州话、印度尼西亚广府话、泰国曼谷广府话、柬埔寨广府话、缅甸仰光台山话（粤语）。

虽然老挝的二万华人（不包括从中老边界云南一带进入的边民）绝大部分是广东潮汕籍的，但由于人数少，华人日常主要使用老挝语，也讲华语，少讲潮州话，因此，就连老挝中华理事会推荐的、被认为潮州话讲得好的老年发音人，其潮州话也不理想。

与当今粤方言在国内外很多地方的强盛不一样，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的粤方言广府话都只是极少数粤籍老年华人保留的方言，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还是使用的人数太少。笔者曾接触过印尼、泰国的一些粤籍人士，尽管他们看到粤语在世界华人圈中的地位和作用，很希望能够振兴当地的粤语，但无奈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

缅甸仰光的台山话目前也是只在广东台山籍的中老年华人中流通。

4. 四级。在一国的华人社区中，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讲的方言。例如，新加坡客家话，越南胡志明市的客家话、福建话。

新加坡的客家话，<sup>[10]</sup>越南胡志明市的客家话和福建话都已经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讲的汉语方言，甚至在新加坡的客家会馆，越南胡志明市的客家会馆和福建会馆里，也难听到这两种方言，比如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客家会馆和福建会馆，客籍华人和闽籍华人使用得最多的方言和语言是华社的强势方言粤语广府话和居住国的官方用语越南语。胡志明市的客家会馆为了挽救客话，常年聘请一位梅州籍的第一代华人做客家话的指导，并积极举办客话学习班，可惜收效甚微。有时，语言和方言的变化并不是人为的干预可以改变的。

5. 五级。在一国华人社区里已经没有人说、死亡了的方言。例如，上文提到的南非开普敦华人社区和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社区的客家话和广府话，这两处不单汉语方言，连华人的社团都完全消失了。

五个级别，濒危的程度依次递增，第一级相对轻，第五级程度最重；第一、二级的方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有彻底消亡的危险，第三级将会很快向第四级演变，第四级坠落到第五级的可能性很大，第五级的方言则没有任何起死回生的可能。

### 三、不能忽略海外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

海外汉语方言是汉语方言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讨论研究濒危方言，绝不能忽略海外汉语方言这重要的一块。

语言的消亡不是一种单一的现象，伴随着语言消亡的往往还有那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汉语方言也会消失，尽管这需要一个不可预计的长过程，但这是总趋势，无法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消失当然是由弱到强，首先从弱势濒危方言开始的。国内的弱势汉语方言若不幸消失的话，使用那种方言的人有可能转而使用周边另一种强势的汉语方言，或者放弃方言，使用通用汉语。尽管国内濒危汉语方言的完结有

可能带走某些民风民俗，但不可能带走所有的汉文化，因为汉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汉文化在中华大地的汉语圈内是相通的。

海外汉语方言就不同了，早期从中国大陆移居海外的华人，大都是穷苦的没有文化的劳工，他们从祖籍地带走的是自己的母语方言，和依附于方言上的祖籍地文化。带自祖籍地、生存在海外的汉文化在他国没有深厚的根基，没有文字的海外汉语方言若死亡，与之转换的必定是异族的语言文字，和随之而来填补空缺的异族文化，因为依附于汉语方言之上的文化失去了培植她的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土地，将更加难以为继，必然也会随之消失。年轻一代的华人不可能再转而学习华社中另一种稍有人气的汉语方言（假如所在的华社还有这样的方言的话），因为在他国，那其实也是濒危方言。因此，针对海外汉语方言而言，詹伯慧先生曾经说过：留住方言留住根（新加坡《源》第二期，1998年）。

也许有人会说，华人可以转而使用华语，华语热不是正在全世界升温吗？使用华语，就能保留固有的文化。问题是，如上所言，早年的华人只懂方言，之后由于华人的不懈努力，有的地方，如东南亚各国曾有数量不等的华校，东南亚现如今50-60岁的华人不少接受过华校教育，会说华语，懂得汉字。只是好景不长。前30年，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现如今不少国家的中青年人则一般不会华语，不懂汉字了。目前学习华语的大多数年轻人，追求的目的也仅是希望达到“能说一些”的境界而已。至于东南亚之外的世界各处，华人也不少，但华文教育之前少有。目前世界正在高涨的汉语热，越来越多孔子学院的成立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不过，这种学习以现有的规模和深度来看，要使华语成为海外华人圈中的通用语，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好像英语学习之在中国那样，中国几十年来的英语热又能使国人了解了多少欧美文化呢？这样估计海外汉语方言不是悲观，而是正视现实。

海外汉语方言里积淀了华人华侨的海外移民史，积淀了华人华侨的海外发展史，积淀了华人华侨的集体记忆和智慧。且不论脱离母体方言过百年的海外汉语方言在与强大的居住国主流、非主流语言不断接触、碰撞中产生的语音语法变异，仅从“唐山（中国、祖籍国）、侨批（华人华侨来往于居住国与祖籍地的邮件）、批局（邮局）、沙笼（流行于东南亚多国的一种服饰）、山芭（山林）、义山（埋葬华人的墓园）、新客（新移民）、岂岂（华人与土著所生的男性后代）、娘惹（华人与土著所生的女性后代）”<sup>[1]</sup>等等通行在东南亚华人社区的特有词例，我们也不难窥见海外汉语方言的多姿多彩。正因为明白汉语方言之于海外华人，之于汉语方言研究和语言研究的重要，我们才要大声疾呼：抢救海外汉语方言！

在语言和方言的自然兴衰面前，有时候，人为的干预都是苍白的。所以，其实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抢救，就是赶在濒危方言消失之前，抓紧调查记录海外汉语方言，并对其加以研究分析，将宝贵的方言资料保留下来。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会比在中国本土做方言调查研究困难得多。面对挑战，我们惟有沉着应战，因为早一天着手，就能早一天避免更大的损失。南非开普敦、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无一言一语的存留、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现象不能再重演了。

#### [参考文献]

- [1] 李蓝，裴钰. 语言濒危，方言告急 [N]. 浙江日报，2009-05-18.
- [2] 曹志耘. 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 [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
- [3] 李如龙主编. 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 [C].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
- [4] 邹嘉彦，游汝杰. 汉语与华人社会 [M]. 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 [5] 陈晓锦. 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6] 严修鸿. 新加坡的客家话 [C]. 钟文典总主编，黄贤强主编. 新加坡客家.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7] 许茂春. 东南亚华人与侨批 [M]. 曼谷：泰国国际邮票有限公司，2008.

责任编辑：原 石